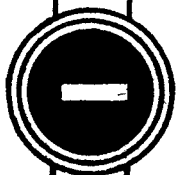


胡適文存二集



文存的第一集，是十年十一月結集的。三年以來，又積下了五十萬字的雜文。亞東圖書館裏的朋友們幫我編集起來，成爲文存第二集。汪原放先生特爲此事遠道跑來北京，住在我家裏逼着我編定目錄；章希呂余昌之兩先生擔任校對：這都是我應該道謝的。

我本想分作四卷，第一二卷爲講學之文，第三卷爲論政治之文，第四卷爲藝文。但因爲文字的長短、每冊的厚薄，竟不能嚴格地拘守這個區分。有幾篇稍長的講學文字，如崔述的年譜，如戴東原的哲學，因未完篇，故不會收入。因此，卷一與卷四不免有截長補短，互相移動的痕跡。

卷三的政治文字，大都是遷就朋友的主張，勉強編入的。『這一週』的短評，本無保存的價值。因爲有朋友說，這種體裁在今日或以後的輿論界也許有推行的必要，所以我暫時留在這裏。

卷二裏『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兩篇，原是爲申報五十年紀念冊做的；申報館另出有單行本。申報館許我重印的好意是我很感謝的。這一集裏也收有幾篇三年前的舊作，也有一兩篇是不曾發表過的。費經虞與費密一篇，是用舊稿『記費密的學說』，從頭改作，比舊稿增多不止十倍了。

文存第一集出版時，我曾說：

我自己現在回看我這十年來做的文章，覺得我總算不曾做過一篇潦草不用氣力的文章，總算不曾說過一句我自己不深信的話：只有這兩點可以減少我良心上的慚愧。

我現在拿這兩點來審查這第二集，覺得還不至於自己痛打自己的嘴巴。所以我還用這兩句話來介紹這幾冊文字給我的讀者罷。

胡適文存二集目次

卷一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一
發起『讀書雜誌』的緣起·····	二九
王莽·····	三一
記李觀的學說·····	四二
費經虞與費密·····	七五
讀楚辭·····	一三九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一四九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一六五

附錄一	清華週刊記者來書	一八五
-----	----------	-----

附錄二	答書	一八八
-----	----	-----

附錄三	梁任公先生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一九〇
-----	------------------	-----

梁任公墨經校釋序	二三七
----------	-----

附錄一	梁任公先生來書	二四六
-----	---------	-----

附錄二	答書	二五二
-----	----	-----

論墨學	二五九
-----	-----

章實齋年譜自序	二七三
---------	-----

淮南鴻烈集解序	二七九
---------	-----

卷二

科學與人生觀序	一
---------	---

附錄一	陳獨秀先生序	二九
附錄二	答陳獨秀先生	四一
附錄三	答適之（陳獨秀）	四四
孫行者與張君勸		五三
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五七
附錄一	梁漱冥先生第一次來書	八六
附錄二	答書	八六
附錄三	第二次來書	八九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九一
附錄	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	一二三
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		二一七

卷三

十七年的回顧·····	一
祝白話晚報·····	九
黃梨洲論學生運動·····	一一
政治概論序·····	一七
天乎帝乎序·····	二五
我們的政治主張·····	二七
附錄 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	三五
我的歧路·····	九一
附錄一 王伯秋先生來信·····	一〇二
附錄二 傅斯稜先生來信·····	一〇四

附錄三 答伯秋與傅斯稜兩先生	一〇七
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答陳獨秀）	一〇九
附錄 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陳獨秀）	一一九
國際的中國	一二八 a
一個平庸的提議	一二九
與一涵等四位的信	一四一
這一週（六十三則）	一四五

卷四

吳敬梓年譜	一
西遊記考證	五一
附錄 讀『西遊記考證』（董作賓）	一〇六

鏡花緣的引論·····	一一九
跋紅樓夢考證·····	一六九
附錄 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蔡子民）·····	一八三
水滸續集兩種序·····	一九三
三國志演義序·····	二一九
高元國音學序·····	二三三
趙元任國語留聲片序·····	二三九
再論中學的國文教學·····	二四五
中古文學概論序·····	二六一
評新詩集·····	二六九

胡適文存二集卷一

茅盾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會有什麼大成績表現出來。在這個青黃不接的時期，只有三五個老輩在那裏支撐門面。古學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許多人發生無限的悲觀。所以有許多老輩遂說，『古學要淪亡了！』『古書不久要無人能讀了！』

在這個悲觀呼聲裏，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有些人還以為西洋學術思想的輸入是古學淪亡的原因；所以他們至今還在那裏抗拒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西洋學術。有些人還以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國的古文化；所以他們至

今還夢想孔教的復興；甚至於有人竟想抄襲基督教的制度來光復孔教。有些人還以為古文古詩的保存就是古學的保存了；所以他們至今還想壓語體文字的提倡與傳播。至於那些靜坐扶乩，逃向迷信裏去自尋安慰的，更不用說了。

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為，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於古學的藐視。如果這些舉動可以代表國學，國學還是淪亡了更好！

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我們不但抱悲觀，并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未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自從明末到於今，這三百年，誠然可算是古學昌明時代。總括這三百年的成績，可分這些方面：

(一)整理古書。在這方面，又可分三門。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訓詁；第三，真偽的考訂。考訂真偽一層，乾嘉的大師（除了極少數學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與晚清的學者還肯做這種研究，但方法還不很精密，考訂的範圍也不大。因此，這一方面的整理，成績比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與訓詁兩方面的成績實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們的治『經』；錢大昕趙翼王鳴盛洪亮吉們的治『史』；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們的治『子』；戴震王念孫段玉裁邵晉涵郝懿行錢繹王筠朱駿聲們的治古詞典：都有相當的成績。重要的古書，經過這許多大師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們試拿明刻本的墨子來比孫詒讓的墨子閒詁，或拿二徐的說文來比清儒的各種說文注，就可以量度這幾百年整理古書的成績了。

(二)發現古書。清朝一代所以能稱為古學復興時期，不單因為訓

詁校勘的發達，還因爲古書發現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書局，都提倡刻書。私家刻的書更是重要；叢書與單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來的影印本。我們且舉一個最微細的例。近三十年內發現與刻行的宋元詞集，給文學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們固然見着不少的詞集；但我們今日購買詞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詞人沒有享過的福氣了。翻刻古書孤本之外，還有輯佚書一項，如古經解詁，小學詁，玉函山房輯逸書，和四庫全書裏那幾百種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都是國學史上極重要的貢獻。

(三) 發現古物。

清朝學者好古的風氣不限於古書一項；風氣所被，遂使古物的發現，記載，收藏，都成了時髦的嗜好。鼎彝，泉幣，碑版，壁畫，雕塑，古陶器之類，雖缺乏系統的整理，材料確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來，甲骨文文字的發現，竟使殷商一代的歷史有了地底下

的證據，並且給文字學添了無數的最古材料。最近遼陽河南等處石器時代的文化的發現，也是一件極重要的事。

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面，而究竟還只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爲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還有

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捨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却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功。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只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只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裏去。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只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却回到南漢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禮的故事

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曾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外去！

(二) 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章學誠生當乾隆盛時（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大聲疾呼的警告當日的學術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
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爲學，是

猶指秕黍以爲酒也。』(文史通義，博約篇)

他又說：

『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

絲。』(章氏遺書，與汪輝祖書)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爲。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只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註，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爲打倒了偽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